



溫州文獻叢刊



林損集

下冊

黃山書社

林損。著

陳鎮波。編校
陳肖粟。

林損，字攻瀆，一作公鐸，北大教授，與胡適論學不合而被解聘。同事吳宓與之久談，「甚佩其人。此真通人，識解精博，與生平所信服之理，多相發證」。周作人在《知堂回憶錄》中，則把林損與辜鴻銘、黃侃列為北大三怪人之一。馬敘倫記：「學生中喜新文學者推之，喜舊文學者擁之，其得於人亦在在講授之外者。」蓋攻瀆有節概，猶是永嘉學派遺風也。」

本集分爲八卷，包括專著、詩文、信札，相當一部分作品是初次結集，對於研究晚近學術文化頗具參考價值。



溫州文獻叢刊

林損集

下冊

林損◎著
陳鎮波◎編校
陳肖粟



黃山書社

目錄

卷六 叔苴閣文錄 下

碑傳哀祭

亡友鍾聲鐸哀辭	一二三一
林翁某某墓誌銘	一二二四
爲慈大人作表妹黃喜姑壙志銘	一二二七
外王父陳太公事略	一二三二
爲季舅祭章梅士先生文	一二三六
蔡松坡誄	一二三七
何幹夫哀詞	一二三八
季舅陳醉石先生事略	一二四四
祭三舅父文	一二五四
祭季舅陳醉石先生文	一二七一

陳先生行述	一二七四
祭陳先生文	一二九六
祭仲舅陳介石先生文二篇	一三〇〇
陳先生哀辭	一三〇二
介石先生忌日祭文	一三〇五
陳黻宸傳略	一三〇五
祭外王父文	一三〇七
閔殤賦	一三〇九
爲金眉孫祭洪博頤先生文	一三一
爲大姨母誄李氏四妹文	一三一二
祭法學士陳經文	一三二三
周慕希誄	一三三四
陳恭人誄	一三一五

祭程太宜人文	一三一六
祭龍二爲文	一三一七
梁銘西哀詞	一三一八
宋佩璫哀詞	一三二〇
鄭汝翰哀詞	一三二二
陳復旦哀詞	一三二三
黃公起哀啓	一三三〇
祭黃儻夫姨丈文	一三三六
祭黃儻夫文	一三三七
陳孟冲先生哀啓	一三三九
祭陳孟冲先生文	一三四九
陳孟冲先生墓誌銘	一三五二
陳樂天墓誌銘	一三五三
祭叔父文	一三五四
祭大姨母文	一三五五
從母邱母陳孺人墓誌銘	一三五六

祭王筱木先生文	一三五九
王嶽崧傳	一三六〇
蓋平劉恩瀾先生墓碑銘	一三六二
蔡金堂家傳	一三六四
先考忌日祭文	一三六六
先公靈表	一三六七
拜先妣墓	一三六九
鄭紫垣先生墓表	一三七〇
心蘭書社碑記	一三七一
唐閨小傳	一三七三
姜睽卿墓誌銘	一三七四
外王母陳母林太夫人辭世記	一三七九
孝友王翁家傳	一三八〇
許雪航墓誌銘	一三八一
蔣甥守蒙哀詞	一三八三
祭鄭氏姊文	一三八六

壽序

洪博頤壽序·····	一三八七
梁蓮澗壽言·····	一三八九
池雲珊先生壽序·····	一三九〇
外王父母九十壽序·····	一三九五
熊夫人贊·····	一三九八
何太宜人壽序·····	一四〇〇
蔡碩卿壽序·····	一四〇一
鮑漱泉壽序·····	一四〇三
胡杏村壽序·····	一四〇六
王草衣先生壽序·····	一四〇七
陶母楊宜人六秩壽言·····	一四〇九
楊蔓清先生壽序·····	一四一一
周赤水壽言·····	一四一三
江母王夫人壽序·····	一四一四
江山毛先生八秩壽言·····	一四一六

陳湘濤先生壽叙·····	一四一八
王伯淵壽序·····	一四一九
陳景維壽序·····	一四二一
甘母何宜人壽序·····	一四二二
蔣仲笙先生壽序·····	一四二四
蔣母林太夫人七十壽序·····	一四二八
舅母陳母薛恭人六秩壽序·····	一四三二
王岳臣七秩壽序·····	一四三五
池雲山先生八十壽序·····	一四四〇
林聲如壽序·····	一四四一
程石仙先生壽序·····	一四四三
從母鄭孺人頌·····	一四四三
壽母頌成綴書其尾示婦王氏·····	一四四六
伯嫂壽言·····	一四五〇
外王母陳母林太夫人百齡壽頌·····	一四五一
外王母陳母林太夫人百歲徵文啓·····	一四五四

卷七 信函

邵母王孺人七秩壽言	一四五五
黃祖光先生八十壽序	一四六一
張和卿六十壽序	一四六四
雲卿張先生暨德配何夫人壽序	一四六八
與王希賢書	一四七〇
與黃拯民書	一四七三
答林耀祖	一四七五
致胡次珊	一四八二
致梁伯強	一四八四
與浙江第十中學校校長孫靜夫書	一四八五
致陳楨臣	一四八八
上高性樸先生書	一四九一
與王景明	一四九四
與某君書	一四九六

致黃侃書	四封	一五〇〇
致馬裕藻	二封	一五〇四
與孟可書		一五〇六
代唐闡復盧永祥聘任浙江都督公署 諮議書		一五〇七
代王玉侯答某書		一五〇八
致海曙		一五一〇
與孫莘農		一五一一
與志垞		一五一二
復陳立夫		一五一三
與三兄書	二封	一五一四
上林辛大兄書	八封	一五一六
與林堯民書	九封	一五二五
致蔣育平信	三十六封	一五三六
與陳穆庵表侄書	二封	一五七九
致唐闡書	三十四封	一五八二

卷八 家書

附錄

上母書	九封	一六二五
與三姊書		一六三二
與妻王佚書	三封	一六三三
瀋陽寄守田書	三封	一六三五
北大致守田書	五十三封	一六三八
南京中央大學時家書	四十八封	一六七〇
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校時家書	廿三封	一六九七
致蔣錫守蒙書	三十封	一七一四
林損傳		一七四五
林公鐸先生行述		一七四六
林損傳	 陳謚	一七五四

林先生公葬墓表	 徐英	一七五七
林攻瀆	 馬叙倫	一七六〇
知堂回憶錄·北大感舊錄	三	
林損軼事——林損以文名又以狂名	周作人	一七六二
林公鐸先生五十壽序	王超六	一七六五
業師林公鐸先生五十壽言	陳謚	一七六七
林先生五十壽序	薛吟松	一七六九
壽林先生敬次自壽詩均	徐英	一七七〇
壺中天·壽公鐸師	陳家慶	一七七二
林公鐸先生誄辭		一七七三
瑞安林公鐸先生公葬記		一七七四
祭林公鐸先生文		一七八八

國民政府令	一七八九
關於胡適放林損	一七九〇
趙超構	
胡適之傳中敘述關於林公鐸教授部分之糾謬——質本書著者胡不歸先生	一七九三
薛凝嵩	
再質胡不歸先生書	一七九九
薛凝嵩	
林公鐸鬻文潤格	一八〇三
張爾田	
張學良與林損二三事	一八〇四
馮仰光	
馮友蘭：淵源『浙學』	
張克蘭、王曉清	一八〇六
清代之征實學	一八一〇
林尹	
時人日記中的林公鐸	
胡適日記 一則	一八一二

周作人日記 一則	一八一六
朱希祖日記 一則	一八一六
楊樹達日記 三則	一八一七
吳虞日記 二十則	一八一八
黃侃日記 七十八則	一八二四
吳梅日記 三十八則	一八三六
劉半農日記 四則	一八四七
吳宓日記 二十五則	一八四八
夏承燾日記 二十則	一八五五
鄧之誠日記 二則	一八五九
林損年譜	一八六〇

卷六 叔苴閣文錄 下

碑傳哀祭

亡友鍾聲鐸哀辭

戊申

壬寅之歲，余肄業翼聖學校時，既與里黨諸儕輩通耳目，顧扞格而未能入也。有鍾生者，多力使氣，狂率無采，談論野然，而有睥睨一切之態。余見諸稠人廣坐中，異而與語，乃知其名爲振音，字爲聲鐸，我瑞之微族^(一)也。余方少年，童心盛，每苦獨樂群，思羅致友朋相切磋以進學問，然久卒鑿枘，稍可親者，亦輒傾蓋而故。蓋余性最傲，視滔滔者皆如蟲蟻糞土，避之恐不及，雖亟欲之心，弗能勝也。既知聲鐸，因有感於世運之日下，智德之日歧，其以聰睿名者，大率流於奸賊傾險，不可與同群。混沌既辟，史迹遽污，濯之無方，拯之無術，反不如葺爾草昧之民，渾渾噩噩之能守其真。聲鐸薰陶於外物未久，殆亦葛天、無懷之民流歟？又憐其愚而慧，多氣觸人，處腥風血雨之世，將不可免，欲引而造之，俾勿失墜，遂

與相結納。自謂待聲鐸獨厚，然聲鐸處之則若無若虛，視余尤漠然。余頗怪之，輒以自悔，已無可奈何矣。

越二歲，聲鐸肄業於高等小學。其三月，高等小學學生有李某者，以事干某大紳怒。某大紳實理高等小學政，陰風某監學網其罪而擯之。諸生大不平，群起詰責，某監學辭不敵，乃號集諸生之父若兄以脅，諸生恆懼伏不敢復言。獨聲鐸與二生不爲少屈，奮爭益力，終不可挽，遂相將從李某出堂。聲鐸故非與李某善，獨以直道甘患難而靡悔。余聞乃大驚之，又自悔其悔也，於是益善視聲鐸，且引之同學於翼聖。然聲鐸與余學異級，情殊嗜，卒未能強同於一，相遭際一拱手一問好而已。既三載而翼聖罷，余與聲鐸皆閒居。聲鐸偶過余，謀赴應武備學堂試，且要余俱往。余曰：『余體弱不勝，即入選，一羸卒而已，坐糜朝廷俸祿，非君子之心也。吾子金剛之身，水火不能侵，鐵石不能犯，大丈夫當立功千載下，行復何疑？道不同不相與謀，吾子好自爲之耳。』聲鐸雅自喜，因起舞低昂者久之。後以事沮不果行。

翌歲孟春八日，聲鐸娶於同邑陳氏，余往賀，得一見聲鐸，後即赴揚越，不通魚雁者十八月，然心常懸懸不敢忘也。今茲六月，余以暑假歸省，聲鐸首過訪，談論大進，而體力亦殊強壯逾別余時，余心良慰且羨。七月間，余再祖取道，聲鐸亦捉轡相送，未嘗有絲塵可死之隙。而抵粵未及二旬，遽得蔣育平函，雲聲鐸死矣。嗚呼！人生如白駒過隙，顏、彭之際，間不

容髮，孜孜言引年者過已！然聲鐸之死則何速也？余同學中唯項生灤樞及聲鐸最健，食恆兼數人，且常無病，而死耗皆於一瞥間得之。項生以墜馬死，是洪範所謂『兇、短、折』，非正命也，聲鐸則何爲哉？釣鰲之軀，萬夫莫強，纖介之犯，直投冰爐火而已，竟至於此，天斂人歟？生命之胞，由來已舊，聲鐸若是，則下於聲鐸者何如？言念及此，不禁股裂而肉戰矣。

抑余聞孟賁、烏獲，病輒不可藥。非無病也，其小者率泯滅於希夷，劇者乃彰明而較著。審是，則我儕不能爲扁鵲之告之誤也。余就道時，聲鐸見余所係帶，愛而欲余購贈之。余笑復曰：『我手拮據，區區者竟難二力，設管城子有食肉相，雖百什者尚待命耶？』今聲鐸死矣，話言宛在，即懸季札之劍，徒增怛怛耳。嗚呼痛哉！聲鐸新婚甫逾一歲，又無子，父獨妻寡，苦不可狀，聲鐸一瞑以謝之，恨未能償也。余之於聲鐸，則交際之私，末節而已。然使余與聲鐸易地而處，聲鐸之感於心者何似？厚薄尚未敢諒，斯文而不朽，聲鐸千古矣！

辭曰：百煉之鋼，竟以殒亡。年未二十，志氣飛揚。不死疆場，而終於床。黃泉有知，憾豈能償。再曰：

獨父哭兒，寡妻泪垂。百未一已，遽解汝屍。雖世之濁，寧難稍羈？世濁可爲，君死不葬。三曰：

維予識汝，壬寅之春。相交七年，久乃彌親。舌柔猶在，齒剛已淪。一篇代哭，聊右根塵。

校記

〔一〕微族：卑微的家庭，此指鍾姓爲瑞安畬族也。

〔二〕葵：通揆，揆度、揣測也。不葵，難以揣測。

林翁某某墓誌銘

己酉

存中幼失怙恃，三姨母鄭育之長，十歲未嘗使逾中閤。林氏宗族多鄉處，以故尤闊。壬寅以來，雖稍稍出溷世俗間，而諸姑伯叔，猶未能遍觀盡識也。仲伊先生者，存中之堂叔父，而二舅父介石師之門人，存中少時，尋常見諸舅氏之堂。孩提無知，事盡恍惚，然夜坐冥索，尚憶仲伊先生恆抱持撫摩之，呼以小於菟不止。厥後年或三五面，面亦僅相寒溫數語，歲月不居，倏爾八九載矣。丁未之春，存中從二舅父介石師爲揚越之行，仲伊先生亦就兩廣方言學堂算學教習席，兩寄相去不百武，又幸假存中健足，因得朝夕相過問。仲伊先生不以存中

爲不肖，輒引而教之，討論理道，極深研幾；而當風雨鷄鳴，秉燭與之言，若高曾祖、若曾祖、若伯叔祖之行事徽烈，尤娓娓不肯休。間及先世之讎恨，茹聲飲泣九泉下不能報者，則髮上衝冠，目眦盡裂，且誨之曰：『是皆汝所宜識。汝少慧，或能大林氏宗，不可忘也。』存中聞言，不能仰視。嗚呼！曾此之不知，乃自詡學足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明治亂之數，達風俗之情，真所謂數典忘祖、飲水昧源者也。人病捨其田而耘人之田，存中之病，且已入膏肓，達乎腠理，非仲伊先生，不足以鍼而發之。然自來二十八月，未能有分秒之益，以報仲伊先生，罪更曷極哉！

今茲夏六月，仲伊先生將歸厝其尊翁某某府君，命存中匯其生平事實爲之銘。夫撰述遺行，子弟之事，存中不敢辭，退乃筆諸簡。

翁業農，以勤成家，事母盡孝，數十年供甘旨如一日。母春秋高，失明，衣食寢處皆需人，翁恆自輔翼之彌謹，他人有欲代者，不肯易也。長兄某，病廢坐食，無事事，而服御必責精美，翁立竭力以應。己則早作夕息，衣敝履穿，未嘗有愠色，於是里黨胥嘖嘖稱之。生平最重書史中人，見儒衣冠者過之，必拱而立。仲伊先生少讀，冊籍雖百金值，必萬方購給之始已。故仲伊先生得列士林爲名下士，遂以貢生就廣文；又長於算，於古方田少廣諸術，均能以珠盤演之，該括無遺蘊。仲伊先生之竟軼李、華、湯、利^{〔二〕}而上，蓋踵事增華之，其淵

源則根於是。年五十四，以疾卒。

夫遂初以農立國，洪範八政，其一曰食，農民之重於古久矣。世衰俗弊，人心攸戾，其黠者棄本務末，間關萬里，逐青蠅微利，善則擁貲以百萬，不善則或宛轉於溝壑，或鼠竄於萑蒲。用之者多，生之者寡，田野不闢，草萊不聚，而餓殍載道，天地荆榛矣。然四民之中，以農爲最苦，夏蒸冬凍，手龜足皸，尚不能取萬一之盈；又復貴不登於朝，名不垂於後，老死空山窮谷中，無人過而表其閭墓。人情莫不喜逸惡勞，其鋌而走險者，勢迫之也。是故人功既施，工商盛而農衰，求其樂居畎畝間，自食其力，於物無忤者，千百中不可得二三焉。若翁之才，非蚩蚩者氓比，使出而與世人角短量長，勝敗猶未能決，乃獨甘之若薺，不改所趨，豈非以不忍去父母之邦耶？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耶？嗚呼！此亦天下之難能可貴者也。而以村野之夫，非有受於君子大人之教，詩書禮樂之化，且能孝母敬兄，不違法揆。木直準繩，輪曲合規，茅容_(二)之後，我未他聞。士君子讀書萬卷，閒居論議，精誠可貫金石而泣鬼神，而家人父子之間，一旦有小利害，半辭齟齬，須臾吳越，枉席之上，霜雪橫飛，以視翁有愧色矣。至於儼子蕩夫，昏淫沉湎，不識詩書爲何物，盜堯衣裳，聚跖荷兵，有啓之者，輒嘩笑之爲往，是直禽獸而已！夫翁最重衣冠者倫，意以爲皆敦禮樂、蓄道德、可效而可師也，孰知其且下於豺狼戎狄萬萬哉！然仲伊先生則誠能承翁之教而不渝者矣。翁於存中爲叔大

父，叔大父之遺事，知者僅止於是，能言者愈寥寥焉，豈足道哉，豈足道哉！

銘曰：雲山之間翁之宅，子子孫孫視此石。

校記

〔一〕李、華、湯、利：即李善蘭（一八一——一八八四）、華蘅芳（一八三——一八〇二）、湯若望、利瑪竇。李，浙江海寧人，字壬叔，同治七年，任同文館算學總教習，著有則古昔齋算學十三種二十四卷。華，江蘇無錫人，字若汀，曾參與創設江南機器製造局，並在附設譯館負責翻譯數學等書籍，與徐壽等創辦格致書院，前後培養了我國一批近代數學人材，著有行素軒數學六種共二十三卷。湯，德國人，與利均是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明末來華傳道，曾任清欽天監正，制訂時憲曆，著有渾天儀說、湯若望回憶錄等。利瑪竇，意大利人，曾將四書譯成西文，寄回歐洲，與徐光啓合譯幾何原本，著有勾股義、利瑪竇中國札記等。

〔二〕茅容：東漢陳留人，是一農民。名士郭太借宿其家，容殺雞，郭以爲待己，而容以雞奉母，自將蔬菜與郭太同飯。詳見後漢書卷六十八郭太傳。

爲慈大人作表妹黃喜姑壙志銘

己酉

集千百萬至污至穢之鼠肉馬肝蟲臂蠅腐，於膻臭血腥之天地中，挾走風雲，揮勅雷電，

木草枯死，禽獸恫瘝，若君若官若士若農工商，若兵，若遊手好閒、坐食尸處之徒，於是欣欣然自得，以是噓噏，以是行鳴，嗚呼！此淨白者所欲掩鼻而疾走者也。走矣，而復有綱以維之，有力以攝之，雖空山窮谷而遁，猶未能盡去，則舉此污穢之身，一切以消除之而死。夫衆人皆醉而獨醒，衆人皆濁而獨清，其死也固宜。顧死而猶蛻此屍骸於不可逃之天，以日受夫污濁之鬱蒸薰騰，則尤死者之所痛恨長太息者也。吾喜姑於是抱恨乎九泉下矣。

喜姑者，吾第五妹適黃氏者息也。吾妹二十四而嫁，嫁之期年乃生喜姑，喜姑生以己亥歲正月二十八日。越六歲，紀在甲辰，天灾流行，嬰孩之以痘死者比肩，而吾喜姑亦應大劫以長逝。夫死者不可復生，喜姑生未百月，不及與世情接，天下之紛紛擾擾者，猶手無接而目無見也，以齡而言，其可悲者鮮矣。於乎！孰謂未亡人欲制此無涯之戚而不能自己也？喜姑既死，卜厝於某山之麓，今茲將重理其墓，草亦宿矣，未亡人不能已於無辭，乃爲文以係之悲。

蓋嘗念之：喜姑生三月而能言，八月而能行。能言之際，即從未亡人習毛詩、左傳，性既穎悟，又強記憶，目一過無遺忘，夜寤輒朗朗然於枕畔誦之，以娛未亡人。習之三年，竟能誥訓，且自有心得，不落窠臼，未亡人以謂得喜姑如是，可以娛我老矣。喜姑從未亡人日久，一歲之中，居家僅三四月，黃氏遣價來携之去，輒色愀然若不得已者。詰之，則曰：『我喜

從三姨母讀，不樂歸也。』顧性柔順，訓之無或忤，是以一家中皆悅撫之，欲得致諸左右，余亦不得而強留之也。歸數日，必一過問未亡人，不一年，居然能作文屬辭比幅矣。

我聞造物忌才，惡其泄天地之機也。喜姑以一嬰兒，而所造已如是，天地惡能容？魑魅搏人，狐狸乘郤，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余固憂喜姑之不壽也。然顏回夭折，孔氏老耄，比短量長，亦如齊楚，蒼蒼者誠何心歟？嗚呼，言念及此，不覺泪盡而繼之以血矣！我生不辰，動麗愁苦，頻歲以來，行益病羸，家又困窮，鹽米皆待給於紡織，未暇日與吾喜姑究心學問，乃使之伴吾兒慈訓讀，文範正矣。慈訓屢應童子試不售，心頗快快。喜姑微瞰其狀，恆窮詰之曰：『秀才何物，可御飢寒耶？衣服麗都，氣宇堂皇，此耳目之觀，兄達者，何念之不置也？』一室爲之解頤，其時僅五齡而已。嗚呼！曷得此達人之言，宜妬者之竟攫之而去也，越一歲而疾作矣。

喜姑之疾以痘也。世之人必登痘而後可以人名，喜姑痘發而即死，喜姑其猶未得爲人乎？以喜姑之才而言，其勝於成人者遠矣。彼處世七八十年，而盲然於人情風俗變遷之故，忽焉而生，突如而死，以之視吾喜姑何如也？我獨不解吾喜姑之既必不容於此污濁之世，而何爲復下溷紅塵白氣間，與未亡人結不能解之情？既避污濁而去，乃適以痘而死，死之夕，膿血模糊，面目不辨，其污穢殊甚，避之乃反遭之，竟與之同去，非所謂西子蒙不潔者